

山海经童话 - 导读

《山海经》怎样变为童话？

(文 / 北大 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教授，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学术著作：《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

《山海经》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周代，是周代人记录的自然地理志和人文地理志。其中既有山川地理和物产，又有远方国家与民族。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跟现代人完全不同，《山海经》中很多记录在我们眼中则属于幻想。例如天生独脚的毕方鸟，龙头鸟身的鹄山神，还有大量的奇怪国族，不死民、女子国、大人国等等。所以，现代人很难把《山海经》跟地理学联系起来。其实，汉朝以后的非专业人士也很少把它看作地理志，大都把它当做志怪小说看。《山海经》对地理学的影响远远不及它对中国古代神话和小说的影响。《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博物志》等志怪小说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山海经》的影子。因此，明代胡应麟认为《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现代的文学史家大都把它定为最早的志怪小说，或神话宝库。在浙江民间，甚至把“山海经”直接当作各种幻想性民间故事（大体相当于童话）的代名词。这样，《山海经》就和童话挂上了钩。



芦鸣经历丰富，学过外语，经过商，也写了不少小说，大部分时间侨居海外，本与我这囿于校园的神话研究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不过，我们都对《山海经》有着强烈的兴趣，相互辩难，并因而结识。

近来国人对《山海经》的兴趣陡涨，各种电子游戏里不少角色来自《山海经》，据说时髦电影《捉妖记》里极其可爱的小妖怪胡巴的形象也来自《山海经》里的帝江。看来，国人对《山海经》的探寻热潮还只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芦鸣对《山海经》的多方位诠释早在多年前就已见端倪。不久前，他又完成了一部小说，名字正是《山海经童话》！芦鸣不计前嫌，以书相赠。学术讲求真，所以我们之间常辩论！文学是作者创造，立意新颖独特是重点。他是作者，我是读者，我自然应从自己阅读作品的美感体验说话。那么，这部《山海经童话》如何呢？拜读之后，感触多多。



首先，作者需要创造出一系列的人物及其活动，从而形成叙事。作为地理志的《山海经》基本没有故事情节。其中《山经》部分完全是自然地理记录，各地区的记录各自独立，互不关联；《海经》部分有个别神话，情节也都不很完整。既然《山海经》基本没有故事，那么芦鸣的《山海经童话》是如何创造出人物和故事的呢？又是如何把原本各自独立的事物串联起来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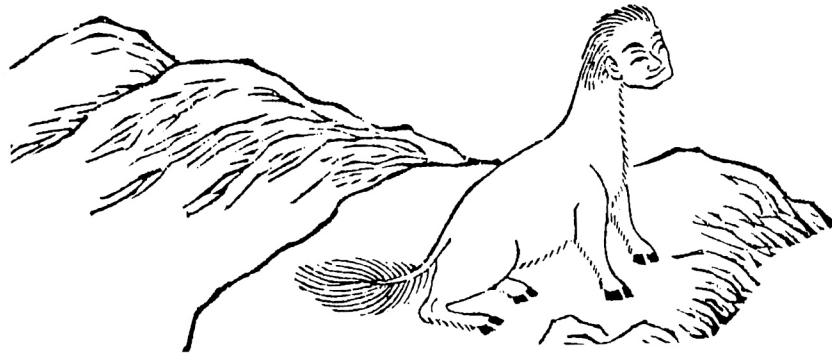
作者把《山海经》原书中的一些动植物改造成为艺术人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叫狴狴，读音和“猩猩”一样，古人研究认为它是“猩猩”二字的古代写法。在《山海经》中，狴狴像动物猩猩，四肢着地爬着走，也能直立起来奔跑。但是在芦鸣小说中，狴狴成了一个天外来客。芦鸣笔下的祝余和迷穀（gòu），在《山海经》中原本是两种植物，前者据说是野韭菜，后者是类似于构树的乔木。但在《山海经童话》中，它们成了可以到处跑的人物，后来还生出翅膀，变成了鸟。



芦鸣工作室

作者为小说设计的核心情节是主人公狴狴在地球及太阳系寻访人类的探险经历。

在小说中，狴狴属于所谓的灵长界（注意，这是小说作者的语境，不属动物学中的灵长类）。由于听说地球人类自称可以看见天帝，而这违背了狴狴的知识——只有灵长界里的精灵才能看见天帝，所以狴狴才缩小了身体进入地球，以了解人类的真相。这样，狴狴遍访《山经》12座大山，见到了《海经》十二种奇异国族。作者凭借独特的想象力，把《山海经》所提供的空间和事物加以改造，创造了一个十分奇异的三界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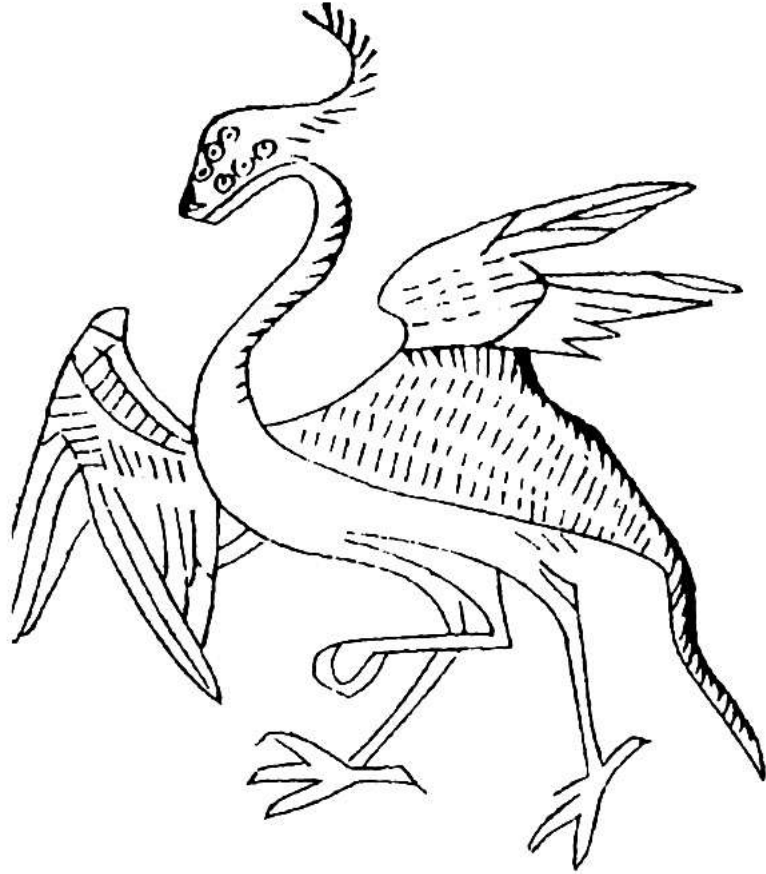
我发现，芦鸣时常会用其小说创作时常使用的谐音法，来解读《山海经》里的文字。《山海经》中有一座山，名叫猿翼之山，十分高峻，山名的本意是猿猴长了翅膀也难以飞越。在童话里，这座山不仅有各种《山海经》怪物，还可以探明“人的原意”。作者这个描述，显然来自“猿翼”谐音“原意”。至于《山海经》原话是否带有这层意思，则需要进行学术研究才可以证实，但在童话的叙事语境里将谐音加以利用则是一种灵活和有趣的写作方法。

此本《山海经童话》的最突出之处，是对后羿射日神话的再创造。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太阳原本就有十个，轮流值日一天。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的原因是宇宙丧失秩序。在《山海经童话》中，狴狴为证明天上月是真月亮水中月是假月亮而登天摘月，并藏在海底。狴狴的行动，引发了暗恋月亮的太阳的嫉妒，他随即派出自己的九个“阳子”去寻找月亮。于是，一个太阳变成了十日太阳，地球陷入大灾难。



芦鸣写这部童话当然不是为了寻奇猎怪，而是借用这些怪物探讨人生问题。作者一直关注人类命运，不断反思人类的文化。《山海经童话》的主题也是借狻狻的寻人探险来反思人类及其文化。作者借狻狻之口说：天帝说过，人类的一切痛苦都是源于他们受了肥（虫遗）蛇的诱惑吃了禁果——这当然是借鉴了《圣经》里亚当、夏娃的故事，作者借此来探讨人类的道德与命运问题。作者笔下的后羿射日神话虽然说的是日、月和狻狻的冲突，实际上也暗示了人类的盲目爱欲可能导致巨大灾难。

对于人类集体生活的最高成果——国家，芦鸣也提出了挑战。小说中，小草祝余说：人类生活在各个国家，“国跟果没多少差别。”狻狻则补充说：“国被灭和水果被吃掉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建国，历来是神圣的大事，在这儿却被作者轻描淡写地调侃了一番。为此，童话在后面做了重要补充：狻狻承认它们灵长界的最高目标也是建国，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国才是理想国！同时，狻狻把宇宙及太阳系形容成大善果的结论却使我们对“建国”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作者究竟如何评价人类？目前还不好说。因为《山海经童话》计划写十二部，眼前才是第一部，只是整个故事的开端。狴狴在地球上还没有见到真正的人类。所以，狴狴究竟会在后续的《山海经童话》中见到一个何种的正常人类，以及狴狴将如何评价人类，恐怕还有待于芦鸣在后面的童话系列里作进一步的描述。